



與

睡蓮的一次邂逅



張進萍

應朋友的邀請，我和幾位友人追著夕陽開著農夫車向珠海金灣區的農莊行進，約四十分鐘後到了朋友的莊園。一個穿軍裝的門衛左盤右審還須經過電話核實後才得以通行。映入眼簾的是屹立在門內正中央一塊巨大的形似人腦的黃石，石頭上刻著血紅色的“奠基”二字。穿過幾道土路才來到了園主徐先生的莊園中心住地，只見用竹子搭建的四五間房子前面有一條水道，兩條小漁船在河邊休憩。不一會披散著長髮的徐先生在兩個光著的膀子上紋青龍的大漢陪同下出現在

我們面前。寒暄後他把我們帶到河邊早已擺好的餐桌旁，三四個友人恭候在這兒，看起來都像是長期在農田耕作的人，他們黝黑的膚色閃閃發光。就坐後，徐先生介紹說他們分別是種樹的、養蓮的、養魚的。其中一個胖乎乎的大嫂把兩粒話梅和一些鮮薑絲分開放到幾個玻璃杯再用花雕酒沖開，端到每位客人的面前。不一會兒，養魚的師傅端來了小河裏養的大魚、種樹的師傅和養蓮的師傅捧來許多剛採摘帶柄的睡蓮。我正在納悶，徐先生便說：“今天請大家品嚐蓮花宴。”只見兩位師傅





把懷中捧著的蓮花放在樹下，
“嘩啦啦-----”那片片含苞待放和正在怒放的各色睡蓮剎那間便被剝去綠色的外衣，接著又撕去鮮豔嬌嫩的花瓣，只見綠、白、粉、紫的片片荷葉和花瓣在風中掙扎了一陣，便默然堆積在樹腳下。師傅拿著手裏被剝光只剩下花蕊和花心的花骨朵，分別放在幾隻玻璃杯裡，胖大嫂拿起一壺沸騰的開水刷刷響地澆在花骨朵上，只見杯中的花骨朵像遭了龍捲風似的旋轉一陣便沉靜下來。這時我看到一絲絲花蕊開始慢慢地綻放，隨即一股清香撲鼻而來，那游絲般的清幽就是我熟悉的珍貴的荷香。我的心忽然感到一陣抽搐，自己分明是在參加一次蓮花大屠殺的葬禮，一次花魂的超度儀式啊！徐先生一邊嚼著檳榔一邊擦著流出嘴角的血紅汁液，笑呵呵地請我們開始動手品嚐。不一會又端出用一盤蓮幹和一盤花蕊炒的菜。養蓮的師傅來給我一枚炒得黑頭黑腦的花骨朵，我看著他那長期種蓮採蓮而變得焦黑的手指，突然回敬了一句話：“贈

人蓮花，手留佛香啊！”我的腦子一片混亂，這是多麼奢華多麼殘忍的晚宴啊！飯後告辭時，徐先生已把採摘好的一紮睡蓮，放在我們的車上。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們帶回家，放在盛滿清水的陶罐中，仔細地觀察它們的變化。第二天早晨太陽出來時，蓮花也隨著綻放了，滿屋子蕩漾著蓮香，也蕩漾著我的歡愉的喜和隱隱約約的愧疚。我想，我該做得應該是成全和延伸它的美，絕不能再去做秀色可餐的蠢事呀！